

弥勒信仰及乐山大佛散论

欧 阳 镇

提 要：本文从理论、实践以及趋向三个层面系统地阐述了弥勒信仰的人间性特征。在理论层面，动态地考察了弥勒信仰从弥勒净土本义到大肚弥勒的出现，最后发展到人间佛教的创建的演进过程，展示了弥勒信仰的人间性特征；在实践层面，详尽地论述了弥勒大佛的建造所揭示的人间性本质；在趋向层面，深入地探讨了弥勒信仰的未来的间性实质和走向。

欧阳镇，哲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主题词：弥勒信仰 乐山大佛 人间性

弥勒信仰是佛教体系内以弥勒为崇拜对象和以弥勒净土为皈依净土的信仰，这种信仰起源于印度，在印度早期部派佛教时期已有弥勒为未来佛的说法：“弥勒信仰是（印度）部派佛教的产物，而且是大众部佛教派别特别提倡的信仰之一。”^①中国的弥勒信仰始于两晋时期，在唐代发展到高峰，乐山弥勒信仰此时也达到极盛。乐山大佛就是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弥勒信仰产物。弥勒信仰的中国化，显示了佛教对现世的关怀，具有极为现实的人间性特征。鉴于“弥勒信仰作为宗教信仰，既是历史的存在，更是现实的发展，而目前的研究大多缺乏现实的关怀，这也是弥勒信仰难以系统、深入研究的又一症结所在。因此，未来的弥勒信仰研究，还当有一种现实宗教的观照”^②。本文拟以乐山弥勒大佛为中心来对弥勒信仰的人间性特征进行一些必要探讨。

一、弥勒信仰的演进

随着净土思想的发展，弥勒信仰逐渐演变为弥勒净土信仰，这种信仰的内容包括弥勒人间净土信仰（下生信仰）和弥勒兜率净土信仰（上生信仰），其中，弥勒人间净土信仰（下生信仰）的人间性是显而易见的。弥勒兜率净土信仰（上生信仰）“求生兜率净土，目的在亲近弥勒，将来好随同弥勒一同来净化人间，以达到善根的成熟与解脱；不是因为兜率天如何快活”^③，“至于

发愿上生兜率，也还是为了与弥勒同来人间，重心仍在人间的净土”^④。不管是上生信仰还是下生信仰都是一种美好的期盼，激励着人们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因此，弥勒净土信仰具有鲜明的人间性。乐山弥勒信仰作为弥勒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人间性的特点应是不言而喻的。弥勒信仰本身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其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其人间性的特点始终保持不变。

1. 弥勒净土的本义。弥勒净土的人间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弥勒经典。据称，在释迦逝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菩萨将从兜率天宫下降娑婆世界（即现实世界）成佛，教化解脱众生。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大乘佛教的六部弥勒经典，并有了比较丰富的净土内容，其中影响较大的为《弥勒下生经》、《弥勒上生经》和《弥勒成佛经》，合起来被称为“弥勒三部经”。随着弥勒信仰由印度传入中国，有关弥勒信仰的经典在两晋时已开始译出，如西晋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弥勒成佛经》、唐义净译《弥勒下生经》、北凉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这些弥勒经典描绘了美妙的兜率天净土，对于广大信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二是弥勒本愿。弥勒是梵文的音译，也译为弥帝隶，意译为慈氏。他与释迦牟尼佛是同时代人，随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释迦牟尼佛预言弥勒将来继承自己的佛位于人间成佛，是大乘佛教未来

佛之一。为了广度人间的众生,弥勒愿大行深。弥勒菩萨求道的本愿就在于:“使其作佛时,令我国中人民无有诸垢瑕秽,于淫怒痴不大,殷勤奉行十善,我尔乃取无上正觉!”^⑤“愿我当来为多众生作诸利益,施与安乐,怜悯一切天人世间”^⑥、“为利诸有情,愿请转法轮。以大法鼓音,度众生苦际。愿经无量劫,常住世说法。祈运大悲智,慈济诸有情”^⑦。对于弥勒本愿,印顺最后归纳为:“总之,弥勒净土的第一义,为祈求弥勒早生人间,即要求人间净土的早日实现。”^⑧另外,从广大信众自身来说,“佛弟子都祝愿弥勒菩萨早来人间,就因为这是人间净土实现的时代”^⑨。

2. 大肚弥勒的出现。弥勒菩萨在人间应化身随佛教的发展而日益流行起来,大肚弥勒的出现并在民间广泛传播,使弥勒信仰的人间性更为加强。其实,早在印度佛教中就有弥勒菩萨具有世俗化身的特点,这在《长阿含经卷第六·转轮圣王修行经》、《增一阿含经卷第四十四·十不善品第四十八》等经中都有记载。不过在这些记载中,弥勒菩萨更多地体现出转轮王的特点。印度佛教一直传说世俗国王因掌有轮宝,才有长久的统治,而弥勒菩萨统治的净土,人皆长寿,这本身就具有了轮宝长转的意义,他代表世俗国王的统治,是佛国的神在娑婆世界即现实人间的间接反映。以后在唐代出现的武则天于永昌元年(689)命法朗等伪造《大云经》,称武则天系弥勒菩萨下生,实际上就是早期印度弥勒菩萨转轮王的复活。

弥勒信仰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影响,虽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是其实质不但没有变,而且更为突出了,这就是其人间性的特点。乐山弥勒大佛基本保持其原始面貌。五代以后兴起的关于布袋和尚(即大肚弥勒佛)的传说和造像,外貌上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显示出弥勒信仰对人的巨大吸引力,其人间性的特征也更为显著。据《宋高僧传》卷21《契此传》、《佛祖历代通载》卷17等记载,布袋和尚名契此(?—916),号长汀子,明州(今浙江)奉化人。他形体肥胖,面带笑容,时常背着一根竹杖,上面挂一个布袋。后梁贞明二年(916),端坐于浙江奉化岳林村的盘石上圆寂,临终说了几句偈:“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从此人们认为他就是弥勒的

化身,于是按照他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其造型为满面堆笑,憨态可爱,给人以亲切的感觉,并为他匹配了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据记载,五代以后,很多寺院由原来供奉的头戴五佛冠天人相状的天冠弥勒塑像逐渐变为供奉布袋和尚塑像。这种现象从明代直至现代更为明显。大肚弥勒的出现,给人们展示了一副本然的快乐,充分肯定了现世人生的人间性,同时又深刻地说明了彼岸不离此岸,神圣寓于世俗的人生价值基本取向。

3. 人间净土的创建。弥勒信仰是立足于世俗,并从世俗出发,肯定人生现世的快乐,以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和自然明畅的说法方式,来引导信众摆脱苦难,达到社会和谐与世界安宁,这与人间佛教具有相契之处。弥勒信仰提倡的清净佛土,“时世人民,若年衰老,自然诣山林树下,安乐淡泊念佛取尽,命终多生大梵天上及诸佛前。其土安稳,无有怨贼劫窃之患,城邑聚落无闭门者,亦无衰恼水火刀兵,及诸饥馑毒害之难。人常慈心恭敬和顺,调伏诸根,语言谦顺,皆由弥勒慈心训导,持不杀戒,不吃肉故,以此因缘生彼国者,诸根恬静面貌端正,威相具足,如天童子”^⑩。因此太虚大师提出了与只注重往生有着根本性不同的新弥勒净土思想——创建人间净土。人间净土的创建,与弥勒菩萨下生成佛是相应的。“因为弥勒菩萨下生成佛,有二种好处:一、弥勒下生成佛时候的世界,和我们现在所住的五浊恶世不同,那时候的世界是清净幸福的。依据经典所说,那时世界和平,人口众多,财富无量,没有苦痛与困难,真是快乐极了。”^⑪如果要创建人间佛教,那么就要付出实际行动,“就要与弥勒菩萨一样的发心,随时随地,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人,使他人得安乐,得利益”^⑫。只有把人间净土创建好了,弥勒菩萨将来下生才具备了具足的资粮。“弥勒菩萨将来下生,要在清净世界中,这可以用浅近的比喻来说。如一国的总统,要到某处去,那个地方总是先为整齐洁净一番。如这个世界不使它逐渐地转向清净,弥勒菩萨是不会下生到此世界来的。如这个人间,逐渐地转向清净,到那时轮王出世,专以道德化人,社会繁荣,世界和平,弥勒菩萨下生的时间,也就到了。”^⑬

二、弥勒大佛的建造

乐山弥勒大佛的建造是弥勒信仰最显著的外

在表现形式,也是弥勒信仰人间性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城东南,岷江东岸的凌云山栖鸾峰陡崖上。开凿时间在唐开元年至唐贞元十九年(713—803),前后历时90余年,中间经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朝代,换了三届主持人,他们分别是:海通、章仇兼琼、韦皋。海通是唐代开元初年凌云寺住持,乐山大佛的始建者。章仇兼琼是剑南道团练副使和剑南节度使,韦皋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南康郡王。章仇兼琼和韦皋应是掌握重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为乐山大佛的续建和竣工作出了贡献。由他们主持建造的乐山大佛,为唐朝的佛教文化的繁荣局面塑造了一项形象工程,其建造整个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弥勒信仰人间性的重要特征。

1. 建造的目的。由于乐山大佛建造的三位主持人的身份和地位不同,他们建造大佛的动机和意图也各有差异,但是其宗旨都是为了解决人间的现实问题,大佛建造的人间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海通是最早动议发起并主持动工建造大佛的人,他建造大佛的动因和目的,在唐代贞元十九年(803)韦皋撰写的《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中记载有:“开元初,有沙门海通者,哀此习险,厥惟天难,克其能仁,回彼造物。以此山淙流激湍,峭壁万仞,谓石可改而下,江或积而平。若广开慈容廓轮相,善因可作,众力可集。由是崇未来因,作弥勒像,俾前劫后劫,修之无穷。”明代弘治七年(1494)尹东郊在《重新凌云寺记》中也说:“唐开元初,见惊涛怒驶,覆舟淹稼,即危岩凿石,肖梵王巨像,以御斯害,宅心仁矣。”从此可知,当年海通由于目睹凌云下三江奔流,惊涛骇浪经常毁坏舟船,吞没人命,产生悲悯之情,于是发愿倚山刻凿一座弥勒大像,以达到“夺天险以慈力,易暴浪为安流”的目的。对此一目的,南宋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有:“唐开元中,浮屠海通始凿山为弥勒佛像以镇之。”海通建造大佛以平息水患,利于航运,迎合了民众的心理,也符合朝廷的意愿。作为一位僧人来说,弘扬弥勒信仰,发展凌云寺的佛教事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海通建造大佛的目的,其实质是将弥勒信仰人间化的举措。推动大佛第一次续建工作的是章仇兼琼,续建大佛的目的,在于利用弥勒信仰在蜀地的发展,积极发挥佛教的作用,以达到加强对蜀地的管理和对南诏的控制。韦皋主动承担起第二次续建大佛的重任,除了政治历史原因外,还与他本

人的身世经历有关。唐人笔记《云溪友议》中就撷拾了他早年的一段爱情悲剧故事,谈到韦皋因怀念那位夭折的恋人,曾“广修经像,以报夙心”。这也许是他续建大佛的重要心理因素和个人目的。

2. 建造的资金。资金是确保大佛建造起动的的基础。要募集资金,不能靠上天恩赐,而是要从人间募化,依靠“财则檀施”及其他方面的资助。从开元初年始,海通就着手进行修凿大佛的筹划工作。为了筹集建大佛的资金,他含辛茹苦,四方募化,奔走各地,20年间,足迹遍及“江湖淮海”。资金筹齐后,海通就卷入了与当地索贿官吏的反行贿的争斗。韦皋对这件事在《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中有记载:“彼海上人发诚之至,救物之宏。时有郡吏,将求贿于禅师。师曰:自目可剜,佛财难得!吏发怒曰:尝试将来。师乃自抉其目,捧其致之。吏因大惊,奔走祈悔。夫专诚一意,至忘其身,虽回山转目可也。”碑文所记海通反行贿的舍己忘身的悲壮事迹,表现了对天地人间正义感的维护。海通只开凿了大佛的头部至胸部工程便去世了。其余工程是由章仇兼琼和韦皋主持完成的。海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十方檀越的民间募捐的形式筹措,而章仇兼琼和韦皋不仅个人慷慨解囊,而且争取了当时政府的支持。章仇兼琼曾“持俸钱二十万以济其资”,约相当于他一年的薪水,韦皋则以“俸钱五十万佐其经费”,他们先后都拿出自己私人积蓄的部分资金来支持大佛的建造,说明大佛的建造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关注,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大佛建造的巨大工程仅仅靠他们私人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大部分的建造资金是来源于地方财政的税收。为了大佛的续建工程,唐玄宗“诏赐麻盐之税,实资修营”^③。也就是朝廷允许用地方上缴国库的麻盐税用来建造大佛之用。有了这样稳定的资金来源,大佛的续建工程就有根本的保证。这也说明大佛的建造得到了当时政府的大力支持,其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3. 建造的成效。经过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历时90余年,终于建成了世界第一石刻大佛。大佛依断崖而开凿,代表未来的弥勒尊者,坐像,头与山齐,脚踏大江,双手护膝,两目正视,高达70米,肩宽24米。大佛被形象地描绘为:“或丹彩以章之,或金宝以严之。至今十九年而趺足成形。莲花出水,如自天降,如从地

涌,象设备矣,相好具矣。”^⑤如此鸿大巨制,被赞誉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这是人类智慧和大自然造化的神品。大佛目睹世间沧桑变化,已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上最早记载大佛建造始末的文献,就是唐贞元十九年(803)大佛工程竣工之际,由韦皋撰文勒石刻碑的《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从这篇文记中可以大致了解当时建造大佛所取得的成效。一是调动了大批的劳力。大佛开凿动工时,凌云山上出现了“万夫竞力,千锤齐备,大石雷坠,伏螭潜骇”的施工场面。这个场面非常壮观,可以想象施工场地同时动工,成千上万的工匠在挥锤上阵,表现了大家对建造大佛满腔热情。整个大佛工程的完工,既凝聚了三代主持人的心血,也包含了广大工匠的智慧和汗水,是人间创造的一个奇迹。二是起到了镇江的作用。开凿大佛时,出于镇江的目的,大佛左手凿成扶膝的降魔手印,双手微张,凝视远眺,肃穆端庄。大佛建成后,三江水势平缓,历来奔腾呼啸的三江洪峰,只能在巍巍大佛脚下败退而去,不再有昔日的惊流怒涛、哮吼之状,“舟随波去,人亦不予”的事件亦大为减少。宋代陆游在《凌云谒大像》诗中生动地描写了大佛的这一功能。他写道:“泉镜正涵螺髻绿,浪花不犯宝趺尘。”并在该诗的注中阐述:“一泉泓然,正在髻下。每岁水涨,不能及佛足。”可见,这座高踞惊涛骇浪之上的大佛,为人类排除水患,建设平安家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是弘扬了弥勒的精神。大佛的建造,不只是镇江保护自然环境的和谐,更重要的是能够给人带来心宁的慰藉,为现实生活的幸福创造条件。弥勒信仰具有未来佛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们要求摆脱当下的苦难,追求未来希望的强烈愿望。弥勒的实物偶像,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种充满幸福和祥和的象征,将起到净化和提升人们内心的感受,为弘扬弥勒信仰和创建人间弥勒提供了资源。这也是海通当初建造大佛的最大心愿。

三、弥勒信仰的未来

弥勒信仰的最终实质是强调尊重世间伦理,如奉行五戒十善等,关注现世人间,创建人间佛教。这种信仰一度受到近代太虚大师的青睐,他一生宗奉弥勒信仰,求生兜率内院,宣扬弥勒净土法门。他曾提出构建“慈宗”的设想,试图建立一个以弥勒净土信仰为根本内容的佛教新宗派,其宗旨是:“弥勒净土,是由人上生,故其

上生,是由人修习十善福德成办,即是使人类德业增胜,社会进化成为清净安乐,因此可早感弥勒下生成佛,亦为创造人间净土也。”^⑥由此他还提出建设人间净土的新弥勒信仰思想。由于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失败,他的新弥勒信仰思想也随之销声匿迹了。如今人间佛教已成为佛教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人间性特征的弥勒信仰,无疑是人间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弥勒信仰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挖掘弥勒信仰的慈悲精神。弥勒信仰具有求道向善、饶益众生以及人间佛教等丰富的内容,是佛教大小乘共同崇奉的对象。这种信仰要求信众以持戒、修善、礼敬弥勒而往生兜率净土,或积累功德等待弥勒下生得度。这种信仰,一方面迎合了佛教信众求生天堂,达到摆脱苦难的心理需求。它所谓的兜率天不仅是个天堂乐国,而且是弥勒菩萨宣说佛法,度脱众生的佛国净土。另一方面又宣称弥勒在释迦牟尼生前转生兜率天,过五十六亿万年以后将下降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普度众生,从而建立光明美妙的佛国。在这个国度里,人民繁盛,五谷丰登,四时顺节,人寿八万四千万岁,没有水火兵诸般苦难。其实,这也就是弥勒下生要度化释迦牟尼未度尽的众生,将娑婆世界化为清净佛土的宗旨。因为弥勒在“修因时,以慈心利他为出发点,所以以慈为姓。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弥勒菩萨住兜率天,有兜率净土;而不知弥勒的净土,实在人间”^⑦。人间性是弥勒信仰的重要特征。深入挖掘弥勒信仰的慈悲精神,将有助于人们扶贫济世、行善利他、提升心灵,改善现实世界,创造幸福美满的人间净土。

2. 开发弥勒信仰的文化旅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旅游发展为国际旅游市场的重要内容,并成为人间创造财富的重要手段。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经过了数百年将有形资源转变成财产形式的工业产品之后,如今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将文化资源转变成需要付钱的个人经历和娱乐了。”^⑧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1996年12月6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级的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其景区2001年首批荣登中国4A级旅游区之列。大佛这一奇观还曾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早在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到乐山视察大佛景区时,对雄伟壮观的大佛大为赞叹,并指示一定

要保护好大佛：“乐山很有潜力，乐山很有希望，乐山大佛是乐山人民的骄傲，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骄傲，要充分发挥这里的文化旅游优势，进一步增加对外的吸引力，以此加速乐山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从大佛本身做文章，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提升了大佛的文化品位。一是广东一位叫潘鸿忠的农民，偶然发现乐山大佛的栖息地，实际是一尊三山相连（乌尤山、凌云山、龟城山）的“巨型卧佛”，而乐山大佛正好处于这尊“巨型卧佛”的心脏部位，正好印证了“佛在心中，心中有佛”的佛教名言。二是一群游客不经意间在大佛的心脏部位发现了一尊小佛的隐约身影，头、眼、鼻、嘴等五官清晰可见。随后当地人还惊奇地发现这尊小佛刚好位于大佛胸前的藏宝洞中，这又印证了“佛中有佛，佛在心中，佛心藏宝”的民间之说。因此开发弥勒信仰的文化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规划兴建以大佛为依托的文化旅游市场同时，一定要注意杜绝经营者的谋利行为的存在。

3. 发挥弥勒信仰的正面功能。弥勒信仰虽然具有人间性的特征，但是不一定会给人间带来福祉，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正确地看待其正负面的两种不同功能。在中国历史上，弥勒信仰的负面功能突出表现为农民起义所利用，成为借以宣传人间改朝换代的理由。如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沙门法庆就是利用了弥勒信仰发动农民起义的。对这种弥勒信仰的负面功能，印顺法师就曾批评道：“佛弟子祝愿弥勒净土的早日实现，从宋朝以来，历元、明、清，有些外道，都利用人类的希望，假说弥勒下生了，说王某或张某即是弥勒菩萨。像过去白莲教等，都有此话。这些外道，想借此作号召而造反，争权利，其实他们的所行，是完全不合佛法的。他们假借弥勒降世的名目，而来杀人放火打天下，不是增加人人的快乐幸福，而是增加社会的苦难，与弥勒菩萨的愿行，是绝对相反的，弥勒菩萨那里会在这样的世界降生呢？”^⑮他接着提出要求：“真正学佛的，要从净化自己的身心作起，人人都能这样作。清净安乐的世界，自然可以到达。”^⑯这是对弥勒信仰的负面功能的否定，同时也是其正面功能的肯定。事实上，弥勒信仰的正面功能更为强烈，因为“弥勒的意思是友爱。同时也是未来几万年后将出现在地球之上，来救人渡世的菩萨之名”^⑰。弥勒信仰给人以平和、慈

悲、宽容、快乐、智慧，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简易、朴素、自在、洒脱、法喜，因此，充分发挥弥勒信仰的正面功能，对于提高个人道德、改善社会风气、维护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以上从理论、实践和趋向三个层面系统地论述了弥勒信仰的人间性特征，这里所谈的人间性与现代提倡的人间佛教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弥勒信仰的人间性只是人间佛教的组成部分，不是人间佛教的全部内容，反过来说，人间佛教的内容中包含有弥勒信仰的人间性的成分。因此，当今倡导人间佛教，发扬“利乐有情，庄严国土”的精神，应当具有弥勒信仰的人间性的内容。

（责任编辑：又小易）

① 黄夏年：《西来东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7—228页。

②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

③ 印顺：《妙云集》下编之四，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④ 印顺：《妙云集》下编之四，第17页。

⑤ 念西：《弥勒菩萨本末大事因缘记》，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69辑《弥勒净土与菩萨行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

⑥ 《佛本行集经》卷1《发心供养品第一》，《大正藏》第3册，第190页。

⑦ 《佛说弥勒菩萨发愿王偈》，《大正藏》第20册，第1144页。

⑧ 印顺：《妙云集》下编之四，第17页。

⑨ 印顺：《妙云集》下编之四，第16—17页。

⑩ 念西：《弥勒菩萨本末大事因缘记》。

⑪ 印顺：《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69辑《弥勒净土与菩萨行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

⑫ 印顺：《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

⑬ 印顺：《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

⑭ 韦皋：《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

⑮ 韦皋：《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

⑯ 太虚：《慈宗的名义》，《太虚大师全书》第9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361—1369页。

⑰ 印顺：《妙云集》下编之四，第16页。

⑱ 吴承忠：《西方国家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天文地理》2004年第6期。

⑲ 印顺：《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

⑳ 印顺：《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

㉑ 香川孝雄：《弥勒思想的展开》，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69辑《弥勒净土与菩萨行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